



一往情深

阿 贵

□王中霞

“阿贵”是我老公,这名字来源于一部电视剧《王贵与安娜》。剧中林永健饰演的男主人公王贵,活脱脱就是我老公!

想起与阿贵相识,颇有喜剧色彩。第一回有人向我介绍他时,我嫌弃他个子太矮了。过了半年,又有人介绍他,并且把他没有父母这事告诉我,我心里突然萌生出强烈的怜爱之情,觉得他太不幸了,我要像个天使一样把他从痛苦中拯救出来。

我们没有房子,就在单位宿舍结的婚。女儿的出生,让阿贵更多了一分责任感。这个苦瓜阿贵,竟然有人叫他爸爸了!这个小短腿阿贵,别人行走,他就奔跑,竭尽全力地给我和女儿创造好的生活。

后来,阿贵借了一万多块钱,开了打印社,让我们的小家经济改善了不少。等到电脑普及,打印的生意不景气了,他又改写教辅。很快,他便成了几家报社的特邀作者。

等我们在县城买了房,阿贵开始在淘宝上卖鞋。阿贵自己拍照片、上架,我负责发货。每天晚上,我们俩一边写稿,一边照看着淘宝生意。最繁忙的是暑假,我俩没时间睡午觉。光是发货,从一两点开始,就要一直忙到傍晚。因为挣到了钱,再忙的日子也充满了快乐。

阿贵就像我的家长,家里所有的事都是他操心。大到买房子,小到所有生活用品,米快吃完了,地板液没有了,牙签找不到了,全是他去办。

阿贵的爱一直就是简单而朴素的。二十年前的夏天,有一次去县城回来时,新买的电瓶车电瓶出现问题,彻底抛锚了,他只能拖着电瓶车往前走。那天气温达到三十八度,我把防晒衣脱下来盖在头上遮阳光。刚走没几步,阿贵对我:“你坐后面吧,走这么远太累了。”我说:“我这么重,坐在车上更不好拖了。”可是阿贵说没区别,一直坚持要我坐上车。

于是,我就坐上车后座,阿贵回忆起我们结婚以来各种有趣的事情。一路谈笑风生,赶路赶得比想象中要快好多。快到家了,路过熟悉的街道,我对阿贵说,让我下来,要不,人家看我这么死死地坐着,还以为拖的是生病的老人。阿贵笑起来说,管他呢。于是我掩耳盗铃地闭上眼睛,把防晒衣往下又拉了拉。到家时,我才发现阿贵的上衣湿透了,我说他累着了,可是他却轻松地说没有。

最近几年我身体不好,每天吃完晚饭,阿贵都想带着我去散步,而我特别不喜欢运动。有一回我下楼时还生气地说:“把我鞋子拔起来!”可爱的阿贵真的弯下腰,帮我把鞋子拔起来,系好鞋带,还蹲着对我说:“我背着你,等你不累了下来走。”

阿贵做的最平凡的事,就是结婚近三十年,他愿意为我做一日三餐。阿贵拿手菜真不少,除了酸菜鱼,还有牛肚炒西芹、回锅肉、辣子鸡、黄豆猪蹄、清蒸鱼、椒盐大虾……阿贵是个聪明人,只要是经过他精心钻研的,每道菜做得都很有专业厨师的范。我家每天的早餐都非常丰盛,豆浆、小米粥、麦仁粥、汤圆、包子、鸡蛋等,经常变化,葡萄、芒果、西瓜、李子、木枣,是近来早餐桌上常见的。每天早上,看着桌上五光十色的菜肴,我真想把它们拍下来,连同阿贵忙碌的身影。

亲爱的阿贵,谢谢你的呵护,谢谢你的深情。是你为我承担了所有的风雨,才让我在50岁的年纪还能有诗一般的心境!

珍爱一生

四季芳菲



小院子里的桂花又开了,望着那棵和她同龄的桂花树,她那明亮清澈的眼眸里满是温暖柔和的光辉。

我怕你会掉眼泪

□李士兵

丫丫出生的那一天,奶奶在小院里种下一棵小小的桂花树,希望这孩子像桂花树一样素雅高洁,一生吉祥如意。

丫丫自幼体弱,爷爷奶奶格外疼爱这个宝贝孙女,屋里屋外忙着的时候也把她带在身边。有一天傍晚,她跟着年龄大的孩子出去玩,在乡间的小路上、村外的田野里,她跟不上堂哥堂姐们奔跑的脚步。黑色的大幕像一张无边的大网遮没了远处最后一道霞光,只有几颗像她一样弱小的星星把一点儿淡淡光辉铺洒在她面前。

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试探着向家的大致方向走去,可事实上她已经迷失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不知过了多久,奶奶呼唤她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丫丫、丫丫,别怕啊,奶奶在这呢!”

回家的路上,奶奶背着她,哼唱着她最喜欢听的那首歌,在星光的陪伴下,一会就望见村庄的影子了,夜风也在轻轻抚弄着她柔顺的发丝。

回到桂花飘香的小院,爷爷早就煮好她爱吃的鸡蛋,走出小院在张望着,院门口温暖的灯光驱散了乡村小路上的黑暗。

爷爷奶奶宠溺地看着她一小口一小口吃着鸡蛋。奶奶抚摸着她的小脑袋:“丫丫,你委屈的时候咋也不哭呢?”

她眼里一下子噙满泪水说道:“我怕你看见我哭了会掉眼泪。”

“丫丫真乖,爷爷奶奶老了就靠着咱丫丫享福呢!”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她已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在外省一所音乐学院读书,也快大学毕业了。她惦念着奶奶,每天都打个电话和奶奶说说自己学校里发生的好玩的事儿,绘声绘色地说着她如何在学校附近小吃街上吃各式各样特色美味的情形。她知道,奶奶只要听到她的声音,当晚睡觉也格外香甜呢。

她时常回想起那许多清浅的时光里,那个明眸皓齿的小女孩在桂花树下唱歌跳舞,奶奶坐在小板凳上开心地笑着。

一转眼,她结婚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爷爷已经在几年前离开了她们,奶奶也真的老了。她自己很忙,单位里的事,家里的事。但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是她下班后从县城开车到老家给奶奶洗头洗衣服,带奶奶去镇上洗澡。别人夸赞她是最孝顺的孙女,是奶奶最贴心的小棉袄。她总是带着标志性的微笑,说自己是奶奶带大的孩子,应该让辛苦一辈子的奶奶享福。

那一次,奶奶生病住院,在县医院住院治疗近一个月。那时,还在疫情期间,医院只允许一个家属陪护。她用推车带着奶奶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哄着奶奶吃药、挂水、配合医生做手术准备。

一个月的时间,她白天忙工作,接送女儿幼儿园上学放学,哄她睡着了又到医院陪着奶奶。

一个月里,她每天夜晚侧躺在奶奶脚边和衣而睡。那天夜里,她起床看看奶奶睡得怎么样,一眼瞥见奶奶一颗泪珠滚落脸颊,她当然知道奶奶是心疼她辛苦,又不能表露出来,怕她会掉眼泪。

有一阶段,她工作上不如意,生活上也不太开心,情绪有点儿低落。虽然她给奶奶洗头时还像往常一样笑嘻嘻地,可哪能瞒得过疼她爱她的奶奶呀!

“丫丫,你有啥不顺心事,有啥苦楚别一个人憋在心里,和奶奶说啊,奶奶最怕你一个人偷偷掉眼泪呢!”

小院子里的桂花又开了,望着那棵和她同龄的桂花树,她那明亮清澈的眼眸里满是温暖柔和的光辉。

烟火寻常中的五朵金花,以各自的方式盘算着柴米油盐,梦想着诗和远方。在虚拟的五朵金花群中,她们自由绽放,活色生香、流光溢彩。

五朵金花

□陈卫中

妻子微信中有一个群,只有五个人,群名叫“五朵金花”。

建群的时候,为了群的名字,动了不少脑筋。五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难以达成一致。她们咨询我这个土作家,想得到一个“文艺范”的建议。我也引经据典找了好几个高级的词组,但最后决定给她们一个土得掉渣的答案。五朵金花,这个名字,她们竟然全票通过。

五个女人,五朵金花,开放在同一座花园,她们是同一所学校的老师。二十多年前,她们的学校是个行业性质的中职校。整天工作在一起,低头不见抬头见。没有形式上的群,但她们性情相投、脾气相合,经常一起活动,便组成了闺蜜小组。

建一个微信群吧,在虚拟世界里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继续着五个人的闺蜜之旅。于是,就有了“五朵金花”。

有了群,虽然没有面对着面,她们还是紧紧地聚在了一起。

有事相求,在群内通报一下,其他人便会开通各种渠道,尽最大可能帮助。“需要某某课程的教案,看谁有的,帮助协调一下?”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回应:“稍等,我已联系了一人,应该没有问题。”

碰个面、打个牌、会个餐,就在群里招呼一声。“周六下午,到老地方活动,有空的举手。”不一会,四个OK给出了齐整的回答。

学校里有个大事小情,第一时间便有人在群里通报。谁谁谁又被评上什么先进了,今年的职称评定又要开始了,等等。妻子说,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她们都会最快知道。

发个链接,说可以用姓名和出生年月测一测夫妻的匹配度。很快,报上了五个结果,四个是90多分,只有我们家是70多分,还提示“努力维持的一对”。妻子笑了,就努力维持着吧。

当然,五朵金花群里最多的内容还是闺蜜们的话题。谁买了套新衣服、谁家的儿女婚事又有新动态,谁家第三代又拍了乖甜的照片。文字、图片、评论,一页又一页,热热闹闹。

在五朵金花群中,五朵金花盛开着、艳丽着。

五朵金花的背后,还有五个家庭。聚会的时候,十人桌、十五人桌,俨然成了一个大家庭。

时间流逝,改变着一切可以改变的。五朵金花群,也发生了可以预知的和不可预测的变化。

前两年,有两朵金花已经职场毕业,另两位也已进入老同志的行列,最年轻的一位走上担担子的岗位。退休的两位又重新上岗,一位在南京,一位在杭州,负责接送孙子孙女上下学。二线的两位,发挥余热的同时,也正在为准备三代忙碌着。担担子的那位,没日没夜,忙碌着忙也忙不完的工作。只有在五朵金花群里的时候,她们才会回到曾经的状态,恣意地开放,好像时间还在15年前一样。

烟火寻常中的五朵金花,以各自的方式盘算着柴米油盐,梦想着诗和远方。在虚拟的五朵金花群中,她们自由绽放,活色生香、流光溢彩。

五朵金花,土得掉渣的名字,却有着金子般永恒、花儿般灿烂的生命力。